

进化的进化

林森

“进化”是一个动词，它总让我们想到变化、演进和新的气象，让我们想到不断的升级换代；可它在某些时候，也是一个名词，指的是浙江的一个镇，一个和它的名字一样，不断更新、演化中的地方。在初夏，一头扎入进化镇，眼前多是绿油油，大多时候，都像走在景区之中——你的视觉在进化、你的关于中国乡村的成见和固有印象在进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改变可能只会出现在浙江这样的发达之地。在欠发达地区，思维可能仍然停留在“拆掉旧的、建起新的”这样的定式里。在进化镇的欢潭村，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每个来客都会疑问：这是乡村？如果这里是乡村，大概所有人都愿意呆在这样的村子里。村子因为南宋的岳飞在此饮马歇脚而得名，从“欢潭”二字就能感到，在这里，战事初歇狼烟远，将士们暂时得以放松，长舒一口气，笑容在每张疲惫的脸上出现，欢笑声开始传染，不一会，夕阳照在每一张笑脸上，给他们涂上一层金黄；战马饮用了潭水，也不再焦躁，马尾在晚风中随意摆动。现如今的欢潭村，有着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多以清代建筑为主：官员旧邸、财主房屋、授课学堂、祭坛宗祠……在日光、雨水和时间的冲刷下，这些建筑的外表已并不新，可其内在的

精神是新的——尤其是当你看到这些建筑身处一个“景区”的时候。是的，这里确实是一个景区，它甚至还拿到了国家3A级景区的认证。我们所认知的传统乡村的概念，在这里得到更新：村人同时是景区的主人，游客在观景之时亦是“返乡”。欢潭村以“农—学—绅”为三元主体结构，农人耕读求学、学成求仕为绅，绅老归乡返农——这其实也是传统中国人的理想状态，让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学有所用，都可进亦可退。欢潭村把村子的精神底色进行挖掘，把乡贤事迹进行展示，这是对其文化的自豪与自信，也坚信这样的文化底座的整理，可以帮助村子，完成一种当代性的转型升级——一种面向未来的“进化”。

这种根植于传统，让自己有出处、有来路的进化，当然不仅仅存在于欢潭村，进化镇另一个著名的村子“云飞村”也有着类似的发展思路。此村原名山头埠村，村子依傍着一座怪石嶙峋的石头山，后因村里出了民族英雄葛云飞而更名“云飞村”。“快逾风，亮夺雪，恨斩倭人头，渴饮仇人血。有时上马杀贼贼胆裂，灭此朝食气烈烈。蹉跎岁月，男儿自处一片心肠热！”这些字句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慷慨悲歌的英雄形象。鸦片战争开始后，1841年10月，身为定海总兵的葛云飞率领五千八

百多名将士对抗外敌，在力量悬殊也无支援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以身殉国。故乡的人没有忘记这位英雄，更改村名以记之；村人筹措资金，以自己的力量，修建起葛云飞纪念馆——地址就在葛云飞曾念过书的葛氏宗祠。现如今，葛云飞纪念馆已经成了杭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别有深意的地方在于，祠堂与纪念馆的结合，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祠堂为存放祖先牌位安放先人灵魂之地，纪念馆为传扬公共精神的地方，而此时，“私”与“公”融合，展现了民间力量与公共文化的碰撞与激荡。云飞村人以葛云飞为豪，葛云飞的爱国精神，也让村人耳濡目染，沁润着这一方水土，逐渐吸引着四方来客。村里给葛云飞塑像，文化墙上写满了葛云飞的诗句，这既是给村中后人树立的榜样，也传扬着爱国精神，人们就在一字一句中，重新认识一位先人的情怀。

让进化人以“进化”的精神对待的，不仅仅是人文和历史，还有这里的特产——比如青梅。说到青梅，我们总是被无数古典气息洋溢的句子所感染。

“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李清照）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晏殊）

“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

（张先）

“重来一梦，手搓梅子，煮酒初尝。”（晁冲之）

……

诗人们的句子，给青梅赋予了某种温婉、清丽、轻盈的古典气息，可如今的进化人，却不愿让青梅固守那种既定的形象，而是发挥自己的想象，赋予其新的可能——我们看到了，进化人要选出自己的“梅好女神”。也就是说，进化人以一种互联网精神，来构建一种从传统、从自然而来的青梅的新形象，一种“网红”式的新的传播形象。

这是一个不断流淌着、进化的进化，在这里，传统并不会被丢弃，而是成为资源、成为来路、成

为固守的底色，可同时，这里拥有着某种“不安分”的精神气质，他们总是与时俱进，用新鲜的、鲜活的当下思维，让这一方水土不断新陈代谢，进化、升级到更高的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化”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精神——进化不是翻盘，不是推倒旧的让一切刷新；进化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的一种递进，一种“由低级逐渐向高级发展的变化过程”。当进化不断进行升级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生活其间的人，对自身文化、历史和自然的自信，让这一切有了可能。

——毕竟，所有的“进化”，是因为某个事物到了不得不升级的时刻了。



麦子熟了

魏萍

初夏的晴日里，站在阳光下久了，就会感觉到夏季的来临。

这个季节对乡村来说，是农事里较为空闲的时节。田野里的麦子在阳光的不断催促下，麦秆日渐粗壮起来，麦穗也日渐饱满起来，原本青青的麦叶也被夏日染上了五六成黄色。丁木土在晨光微露时就背起锄头到自家田地里去转了一圈。其实去了也没有多大的活儿。这不，麦子还只有五六成熟，离收割估计还有半个月时间。三五分菜地里早已种下了黄瓜、南瓜、丝瓜、菜瓜、干豆、辣椒等时令蔬菜，瓜类蔬菜刚爬上架，正热闹地开着花。

只是“日出而作”已是丁木土六十多年劳作人生养成的一个习惯，哪怕闲着无事，背起锄头（这个象征着在干农活的工具可少不得）到田间地头去转上一圈，对他来说也算是完成了今天的劳作任务。

看看黄瓜开了几朵花，南瓜有没有结上果，辣椒是否可以采摘了。再到自家田里看看麦子，对比下旁边“承包田”里的麦子，丁木土觉得还是自己田里的麦子更胜一筹。所谓的“承包田”，就是被邻村种粮大户也称之为农业开发公司给承包去的田地。前年开始，邻村的种粮大户到村里来承包被抛荒的田地，许多家都“承包”了出去。丁木土的八分田就夹杂在中间。丁木土的三个孩子读书有出息，都跳出了“农门”，在城里工作并安家了。剩下两老老人在家守着这八分田。丁木土在农村广阔天地施展了一辈子的农事技术，城里巴掌大的公寓房

里让他憋得慌。

他的八分田夹杂在中间，村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做思想工作都没有“拿下”，孩子们也来劝他，都上了七十岁的人，地里种点菜吃吃就可以，田里的农活毕竟要费些大力气，还是承包出去的好。孩子们三番五次的劝说，但丝毫没有动摇丁木土坚守土地的决心——一辈子伺候田地惯了，闲不下来，再说哪有不种田的农民？

丁木土在田里、地里转了一圈没找上啥活，就把锄头往田埂上一搁，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狠狠吸上一口，再吐出来，烟雾随风散开在阳光下。丁木土的视线透过这层轻薄的烟雾，眺望这片再熟悉不过的田野，心里涌起浓浓的依恋……

小乡村蛰伏在山脊间，山多田少。这片田，沿河靠山，很平坦，面积大约近三百亩。丁木土依稀记得当年大队动员全大队的劳力对这片河岸边的沙田实施改田工程。一个个散落在田野中大小不一的“墩”（土壤、沙石常年堆积起来高于周边田地的那部分），在你一锄、我一锹的改造下变成了良田。就是这片良田，让村里在那个饥荒年代得到了回馈——村里很少有挨饿的。后来，村里的人渐渐少下去了。读书读出去的进了城，没读书的也进了城。留下来的不是老的就是少的，田里干活的都是上了六十岁的。原来田畈里一年三熟的集体赶趟，到后来变成了“三国演义”——谷麦、桑叶、蔬菜、苗木，各家按各自想种的种，清一色变成了五彩色，甚至还有缺劳力而抛荒的。

也许是邻村的农业开发公司看中了这片良田，也许是村里干部想着那几块抛荒的田实在浪费了土地而引进了开发公司。总之，这片良田大多数已流转给了农业开发公司。

丁木土对开发公司在田里的种植方式有些不太认同。如搞了个像小飞机（植保机）一样的向田里播撒种籽，长上来的麦苗稀密不均匀。自动插秧机插下去的秧苗东倒西歪的，影响禾苗生长。甚至连治个病虫害也是用个“无人机”来。那天丁木土看见一架播撒农药的无人机，飞着飞着，就撞到了上空的电线而搁浅。

丁木土守着的八分田，现在种两季，一季稻、一季麦子或油菜。无论是禾苗还是麦子或油菜，丁木土都是自己一个人一棵一棵地种下去，一粒一粒地撒下去的。老伴身体没有他硬朗，田地里的活都帮不上忙。现代化设施的加入，省时省工的作业方式，让丁木土这个老农民看来觉得不像是一个农民。他唯一非常认可的是，开发公司建在邻村的稻谷烘干机。

在江南，麦子收割期恰是梅雨季节，常常会遇上连续阴雨天气。难得碰上一个开太阳的日子，因为要抢着日头把收割回来的麦子尽早晒干。这个时候，家门口一个晒场是不够的。那年，丁木土为了抢日头，就用双轮车把麦子推到离家有三四里地远的一家厂子。厂子里的院子是用水泥浇筑的，上面可以晾晒。但是往往天会作弄人，这边刚晒好麦子回到家，后脚跟忽然就来了一阵急雨。于是夫妻俩又赶紧回到厂子里去把早已被雨

淋得湿漉漉的麦子收回来。如再遇上几天没有晴日，这麦子就发了芽。这样的麦子交不了公粮、也卖不了钱，只有留家里磨粉当粮。自从邻村有了烘干机，丁木土就再也不用愁看天气了。

要说三年前，坚守着自己种田的倒还有三五户，现在仅剩下了丁木土了。就连那两块插在中间原本种着桂花树苗和茶叶的，前两日已卖了树苗、砍了茶叶，全部流转给了农业开发公司。公司现在集中连片的地更多了，丁木土前几天听邻居说，公司打算接下去要做田园综合体，使田里的稻谷、麦子、油菜也能像景点一样给乡村带来游客。

“姐，这大片的麦田很少见到了，麦穗也这么饱满啦。你看多美啊！我们到麦子中间去拍照吧？”“姐，你看这麦田里面还套种红色的植物，整体看起来好像是一面党旗。是为庆祝今年建党100周年吧？”

丁木土看到麦田里有几个嬉戏拍照的女孩，在麦田中央摆出各种姿势拍照，把这片麦田当成了美丽的风景，离开时还偷偷折了几根麦穗，说是带回家插在花瓶里。

麦穗也能当花插？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丁木土第一次听说。

城里人到农村，看什么都是风景。丁木土对在村里承包田的农业开发公司所说的“能给村里带来游客”这个说法，似乎有了一点理解。

等这轮麦子熟了，收割了后是否该把田“承包”出去了？丁木土脑子里忽然起了这个念头。